

莎士比亞著

柔蜜歐與幽麗葉

作家出版社

書號 68

字數 148000

柔蜜歌與幽羅葉

著 者	莎 士 比 亞
譯 者	曹 禺
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 0001—6500

精裝定價10,000元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譯者前記

『柔蜜歐與幽麗葉』這個譯本大約是在一九四二年譯的。那時在成都有一個職業劇團，準備演莎士比亞的『柔蜜歐與幽麗葉』，邀了張駿祥兄做導演。他覺得當時還沒有適宜於上演的譯本，約我重譯一下。我就根據這個要求，大胆地翻譯了，目的是爲了便於上演，此外也是想試一試詩劇的翻譯。但有些地方我插入了自己對人物、動作和情境的解釋，當時的意思不過是爲了便利演員去瞭解劇本，就不管自己對於莎士比亞懂得多少，貿然地添了一些『說明』。後來也就用這樣的面貌印出來了，一直沒有改動。

我不是一個莎士比亞的研究者，我僅能從上演的角度考慮問題，同時也有一個希望，就是使我們的讀者更容易地接近莎士比亞。因此在各種莎士比亞的譯本中，認爲也可以有這樣一類的譯本，如果譯本中那些添進去的『說明』可以幫助人來瞭解莎士比亞，而不是曲解他。但是這個方法好不好呢？那就需要讀者和莎士比亞的專家們共同研究了。

在這個譯本裏，我固然想儘量忠實於原作，但是有些地方還是有些改動，譬如遇見丑角打諢的那些俏皮話，若直譯出來就會失去風趣的時候，我就大胆地改成我們的觀衆能瞭解的笑話了。翻譯莎士比亞是一個艱巨的工作，需要具備很多的條件才可以担当。這個譯本會有許多錯誤和不妥當的地方，是可以想像的，希望關心莎士比亞譯作的朋友們看到了，給我指

正。

譯這部戲根據什麼版本，已記不清了，只記得譯完了以後才找到一本亞登版莎士比亞，參考校對了一下。這個譯本曾經於一九四三年出版過，現在我作了一些修改，並且加了些註解，重排出版。原來的作者像及插圖一幅，換了另外兩幅鋼刻，都是從一八八三年萊比錫勃洛克豪斯書店出版的『莎士比亞畫冊』裏選出的，第一幅係亨利希·霍夫曼所畫，第二幅係奧古斯特·司派斯所畫，戈爾德培格所刻。

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

劇中人物

愛嘉璐 梵蘿那大公

霸禮 青年貴族，大公的親戚

猛泰 兩個互相仇讎的世家的家長

凱布 兩個互相仇讎的世家的家長

凱布老人 凱布的叔父

柔蜜歐 猛泰的兒子

墨故求 大公的親戚，柔蜜歐的友人

班浮柳 猛泰的外甥，柔蜜歐的友人

梯暴 凱布夫人的內侄

勞蓮思長老 法蘭西斯派的僧侶

約翰長老 同派僧侶

貝兒 柔蜜歐的僕人

酒崙 凱布家的僕人

力高 凱布家的僕人

比得 幽麗葉奶媽的小廝

阿拉漢 猛泰家的僕人

賣藥人

三個樂師

致詞人

霸禮的小廝，另一小廝

猛泰夫人 猛泰之妻

凱布夫人 凱布之妻

幽麗葉 凱布的女兒

幽麗葉的奶媽

梵蘿那的市民們，兩家的男女親屬，帶假面赴跳舞會的人們，衛士們，守夜人和僕役等

地點

梵蘿那，曼陀

序詩

致詞人上。

致詞人 我們的戲發生在梵蘿那，一個美麗的城，
講的是兩個聲威相等的世家。

很早他們結下了私怨，如今爆發出新的鬥爭；
私爭的血污了和平的手，爲了兩家互相的殘殺。
上蒼派定：在這一對仇人的懷抱中

降生一對苦命的愛人。

他們悲慘的毀滅和災厄重重，
埋葬他們老人的衝突，也斷送他們的生命。

這故事，這段情死的慘變，

和他們父母如何死了親生的骨肉

才肯把無盡無休的憤怒消弭，

是今天台上所看見的悲歡離合，在短短兩點鐘的時候。

這些只要諸位肯耐着性子細聽，
此處說得含混，以後我們總要演得分明。

致詞人下。

第一幕

第一景 梵蘿那，公共場所

洒嵩和力高佩甲持劍雄赳赳氣昂昂地走進來。

洒嵩 喂，力高，我就是這一句話，不栽這個跟頭！

力高 自然，我們又不是倒霉蛋，受這種氣？

洒嵩 對，不受氣，惹起我們的火，我們就打。

力高 (開玩笑) 嗯，要打囉，你有一口氣就把你的脖子伸出來挨！別縮着。

洒嵩 哼，誰要惹起我的火，我可動手動得快。

力高 (俏皮) 不過，惹動你的火也不易。

洒嵩 得了，我一見着猛秦家的狗●我就要動氣，我一動氣，就要動手，一動手——

力高 (搶接) 你就要動脚！有本事的，你站着，動也不動。我看你呀，不動氣則罷，一動你就抱着腦袋跑了。

洒嵩 (語涉雙關) 哼，猛秦家裏出個甚麼都叫我氣得硬起來。男的女的，只要是猛秦家裏的，

我一概推到牆，玩了他們！

力高 別吹，頂沒出息的才要靠牆。

洒嵩 是啊，女人們洩氣，總得叫人逼得靠了牆。所以我就把猛泰家裏的男人拉出來幹，把猛泰家的女人推進去玩。

力高 算了，有仇的是我們兩家的老爺跟我們下人們。

洒嵩 (一半玩笑，一半洩洩) 我一律看待。我是暴君！跟男人們動完了手，我還要跟女人們兇一下，我要幹掉她們的「腦袋」。

力高 (恫嚇) 幹掉她們的「腦袋」。

洒嵩 (靈靈眼) 嗯，幹掉，這「幹」字你怎麼講都成。

力高 (笑嘻嘻) 人家知道怎麼講，她們會嚐出味來的。

洒嵩 (大笑) 我一硬起來，她們就嚐出味來了。我這塊肉，哼，還挺出名呢。

力高 幸而你不是條魚，哼，要真是，這準是條糟魚。(瞥見兩個人走來，二人頭上都戴着猛泰家的徽幟)
操●傢伙！猛泰家裏來了人了，兩個！

洒嵩 (不在意下，抽出劍來) 小子，硬傢伙拿出來了。來，雄他●！我幫你，在你後頭。

力高 (懂得) 在我後頭幹什麼？好跑啊？

洒嵩 你放下心吧。

力高 不，我就是放你不下。

洒嵩 喂，我們得先佔了理，讓他們先動手。

力高 那麼我去，我對他們皺眉頭瞪眼睛，瞧他們怎麼辦？

洒嵩 (改正)瞧他們怎麼敢！對了，你皺眉頭，我咬大拇指。(得意)他們要是受下去，那就算

在爺兒們手裏栽了。

阿拉漢和貝兒，一對猛泰家裏的下人走進。力高和洒嵩從他們身邊擦過。

阿拉漢 喂，哥兒們，你對我們咬你的大拇指麼？

洒嵩 (點點頭)我是咬我的大拇指，哥兒們。

阿拉漢 (看出苗頭)喂，先生，我問你是不是對我們咬大拇指？

洒嵩 (回頭，低聲)我要說了『是』，我們還有理不？

力高 (連忙)沒理。

洒嵩 (轉身，大聲)不，先生，我並不是咬大拇指，先生。

力高 (找碰見，向前)怎麼，你要打架，是麼？先生？

阿拉漢 打？先生，我不，先生。

洒嵩 (激將)想打，先生，我奉陪。我們凱布家並不比猛泰家差。

阿拉漢 (忍不住)不差，也強不了。

○ 拿出的意思。

○ 尋釁的意思。

洒嵩（正不知如何回答）那麼，先生——

力高（慫恿）說「強」！瞧，我們凱布家又來了人。

洒嵩（立刻）強，小子，強！強！強！

阿拉漢 你放屁！

洒嵩（抽出劍）你們有種的，殺！（回望）力高，別忘你吃奶的那兩手。

他們忽然就兇狠地鬥起來。這時班浮柳，猛泰的外甥，一個溫和知事的青年，看見這情形，立刻也抽出劍來。

班浮柳 分開，你們這些混蟲！放下劍，你們不知道自己做些甚麼。（就夾在當中，想把他們的武器打落。）

正鬧得不得開交，梯暴，凱布夫人的內侄，一個秉性如火的青年，也趕到，他一眼望見班浮柳。

梯暴（大吼）甚麼，（對班浮柳）你也夾在當中跟這批沒心沒肺的禽獸打起來？（抽出劍，對班浮柳）班

浮柳，回過頭來，送你回老家！

班浮柳（一面打，一面解繯）我是來保持和平的，放下劍，要不，幫我一塊打開他們。

梯暴（暴怒）甚麼，傢伙都亮出來了，還說『和平』？我恨這個字，正像我恨地獄，恨所有猛泰家裏的，恨你！照傢伙，你這胆小的東西。

他們也廝殺起來了。

兩家大戶都來了些人，參加混戰，眼看嘈越殺越兇，於是惹起城中愛和平的市民持槍執棒出來干涉。市民們跑進來。

市民們（喊成一片）棍子，棒子，刀槍劍戟矛！有甚麼拿甚麼，打呀，打呀！把他們打倒，打倒！打倒凱布家裏的人！打倒猛秦家裏的人！

這時凱布——凱布家的主人——聞聲追蹤而至，也沒顧得把衣服穿好，就和凱布夫人一同趕來。

凱布 這是甚麼聲音？（看見情景，就不由心頭火起）嘿，快把我的長劍拿來。

凱布夫人（攔住他）拿劍？你拿拐棍吧！拿拐棍吧，老太爺！

凱布（堅決）我要劍，我要劍！（瞥見對面仇人也氣憤憤地跑來，益怒）你看，猛秦那個老傢伙也來了。簡直沒有把我放在眼裏，他也要起刀片子來了。

猛秦和猛秦夫人，一個奔前一個追後趕入。

猛秦（暴躁）這個老不死的凱布！（對其妻）別拉住我，讓我去。

猛秦夫人（不放手）我不許你去，你去跟仇人拚命，你動一步也不成。

三聲號響，大家回首，楚羅那大公與其隨從步入。

大公（赫然震怒）

這批不聽說的反叛，和平的敵人！

天天耍槍弄刀，連鄰居的血都要喝的東西。

（對隨從）他們到底聽不聽話？

（轉身）甚麼？嘿，你們！

你們這些禽獸，

你們只知道流血，

流血來滿足自己惡毒的仇恨。

放下那刀，劍，這些瘋狂的武器，

放下，放在地上，靜靜地聽你們動了怒的君主來判決。

三次了，三次流血的爭鬥，

只是爲輕輕的一句話，

你們，凱布跟猛泰，

就三次攪亂了城裏的安靜。

叫梵蘿那居住的老市民

也拋下他們莊嚴的袍巾，

拿起戈矛，日久不用生鏽的戈矛，

來分解你們日久天長刻骨的仇恨。

如果你們再要攪亂城裏的和平，

你們的命就拿來賠償！

目前，這一次，其餘的都可以走開；

你，凱布跟着我去，

你，猛泰，下午到我那裏來，

到浮力城，法庭，靜候我的處分。

我再說一遍，趕快散開，

除了那再也不想活命的人。

全體凜然，大公與其隨從等下；後隨凱布，凱布夫人，梯暴，市民和僕人等。

猛泰
(冷靜下來)

這多年的仇恨是哪個又重新煽起來？

你說，我的外甥，剛打時，你也不在場？

班浮柳 我沒有到，你仇家的下人已經跟你家的門起來，

我拔劍分開他們，正在想；

誰知梯暴一陣風就到了場。

他拿着劍一面對我叫喊，

一面在頭上前後亂砍。

颼颼的劍響，風都對他笑，

傷不了人，就聽他叫。

我們一來一往，

人們也就一堆一堆地來，

一個禍害打一個禍害，

一直打到大公趕來，

才把大家分開。

猛泰夫人 哦，柔蜜歐到哪裏去了？你今天看見了他麼？
倒是萬幸，這場械鬥他不在。

班浮柳 （溫和）

舅母，當着東方的太陽還沒有從黃金的窗子探出頭來，
我心思不寧，很早地出門，散步在郊外。

在城西楓樹的林子裏，就看見柔蜜歐我那表弟
也早早一個人在徘徊。

我向他走去，他一覺出，就連忙
偷偷走進了樹林子裏。

我拿我的心情來揣測他的心：

甘願寂寞的準是心裏藏着事情，

我就順着自己的性兒走開，

沒有去追問他的心境。

猛泰 是啊，多少天早晨

就有人看見他在那裏發悶；

淚水添多了清晨的露珠，

一聲一聲的長嘆，真是烏雲之外，又添上了烏雲。

當着快樂的陽光剛剛

撩起黑暗的幔帳，

我的兒子就抱着滿心的憂愁，趕緊躲開，

回家鎖起了門，關上了窗，把光明攔在牆外，

故意造成漆黑的夜晚，

藏在房裏，不知寫些甚麼文章。

這種心病真會惹出

甚麼嚴重的下文，

除非有人善爲開引，

指破了造成這心病的原因。

班浮柳 舅舅，您知道爲甚麼？

猛泰 我不知道，也打聽不出來。

班浮柳 您沒用甚麼方法

不斷地追問？

猛泰 唔，我自己之外